

*The Imagery and Connotation of New Poetry*  
—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Poetry Analysis

# 新詩的意象與內涵

## — 當代詩家作品賞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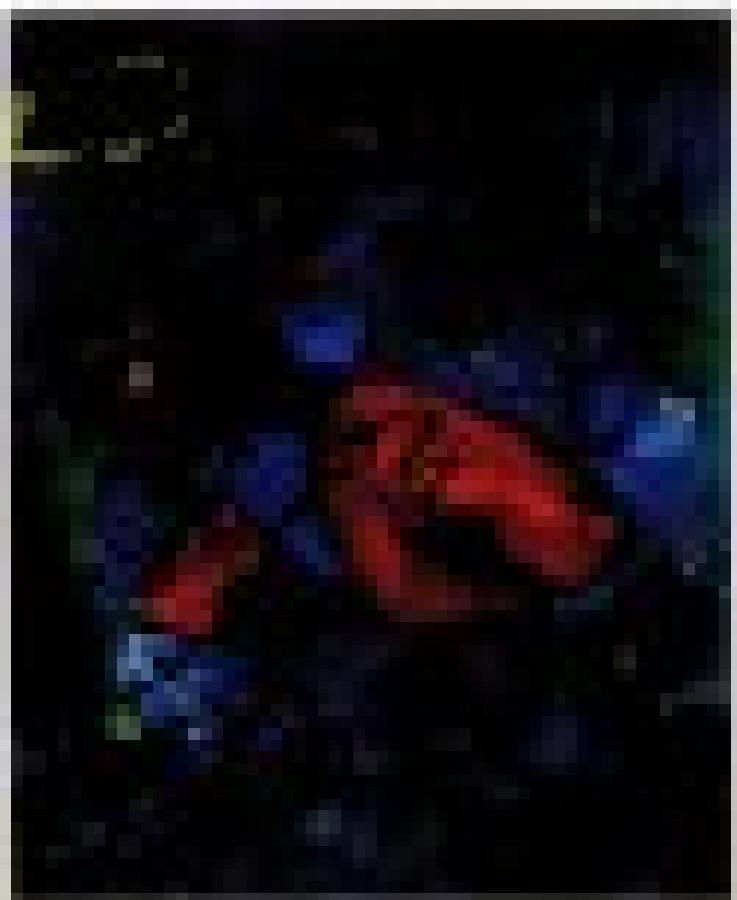
林明理〈Ming-Li Lin〉◎著

文津出版社

The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 胡本的《本草綱目》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 新詩的意象與內涵

## —當代詩家作品賞析

林 明 理◎著

文津出版社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新詩的意象與內涵：當代詩家作品賞析 / 林明  
理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津，2010.02  
面；公分

ISBN 978-957-668-913-0 (平裝)

1. 新詩 2. 詩評

820.9108

99002654

新詩的意象與內涵  
——當代詩家作品賞析

著作者：林明

發行人：邱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10662 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94 巷 1 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http://www.wenchin.com.tw>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18 開本 (17×23 公分) 230 頁 印數 500 本

初版：2010 年 2 月一刷 定價：新台幣 260 元

封面製作：行者創意事業有限公司

ISBN 978-957-668-913-0

# 以詩為文 妙筆探幽

吳開晉

(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詩人，畫家林明理老師又要出一本當代新詩名家作品賞析文集，讓人分外高興。我歷來主張，詩人作家應寫點評論文字，這可以用他們的創作實踐去闡釋許多深刻的創作原理和寫作規律，給更多的讀者形象的啓示；反之，一些評論家也應寫點詩歌散文或小說劇本，這又可以使他們對創作過程有更實際的體會和感悟，再執筆發表議論，便會有的放矢，更懂得詩人和作家的創作甘苦。如今，明理也成了這樣一位雙棲的詩人和評論家。

這本詩歌評論集共收了對三十位台灣和大陸著名詩人詩作的評析文章，是明理用半年的時間寫成的，可說是一個豐收的季節。正因為她是以詩人畫家的目光去閱

讀評析這些詩作，所以，讓人讀來，似乎是在讀一首首優美的散文詩。這些文章除了對詩人的簡介之外，就是對他們有代表性的詩作的獨到解析。

首先，她很重視詩人們在與大自然和社會的交錯關係中，所體現出的生命感悟和生命意識，如對老詩人鍾鼎文〈風雨黃山行〉、〈橋〉和〈留言〉的評析中，不僅探索了詩作中流露出的要回歸自然或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感，還特別體現出剎那間在美的流動中帶給詩人的生命快感。而對商禽〈逃亡的天空〉的評析，又揭示出詩人在詩中體現的要恢復純真的本性，在沉著的理性和思想的放飛中，展示出生命的寶貴。

其次，明理善於捕捉詩人們對意象的營造給讀者帶來的美感能力。如對周夢蝶〈垂釣者〉的評析，除了強調詩人在與大自然接觸中的生命感悟外，著重探析了詩人的藝術直覺。而這種藝術直覺，也正是詩人的經驗的幻象，正如美國美學家蘇珊·朗格所說：「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無論以何種現實作模特兒，無論以何種線索組織其脈絡，也完全是創作之物。它是經驗的幻象。」（〈生活及其意象〉，《現代西方詩論》，花城出版社）明理正是抓住這一點去探幽知義的。再如以「肅靜與奇美」為標題的對洛夫〈清明四回〉、〈金龍禪寺〉、〈煙之外〉的剖析，也是從意象美入手，從藝術

感覺方面去解析詩中那種空靈寂靜的禪味兒，讓人讀來頗有興致。而對非馬的藝術分析，也是在評析非馬詩作對現實生活真切而又有思維的藝術中所體現出的明淨單純的意象美，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其他如對余光中、張默、綠蒂、管管、魯蛟、須文蔚、大荒、胡爾泰、辛鬱、痙弦、牛漢、尹玲、愚溪、方明、莫渝、辛牧、雪飛、曾貴海、向陽、吳開晉等詩人的詩作評析，也都從不同的藝術角度加以深入的解剖，韻味兒獨具。如果明理自己不寫詩不畫畫，只從詩的基本原理上進行 ABC 式的評論，文章就會乾巴巴的，也就不會如此生動了。因此，我對她在詩學理論上新的藝術探索，深表讚賞。

2009 年 11 月於北京

## 目 錄

以詩爲文 妙筆探幽（吳開晉）	01
尋找意象與內涵——辛牧在台灣詩壇的意義	1
苦難與甘美——讀莫渝的詩	8
神木的塑像——魯蛟	17
墨竹的圖騰——小論陳坤崙	22
不凋的漂木——薛柏谷的詩賞析	29
鷹的精神——解析大荒兩首詩	37
商禽心理意象的詩化——淺釋〈逃亡的天空〉	43
溪山清遠——張默詩三首的淺釋	49
江行初雪——周夢蝶的詩〈垂釣者〉與藝術直覺	55
雲山高風——賞讀方明的詩三箋	60
如小鳥般的樸真——讀管管詩	65
鏡湖映碧峰——讀丁文智的〈鎖住〉〈芒〉〈自主〉	70
靈魂之漣漪：靜默與孤美——讀尹玲的詩	76
希望與愛——讀須文蔚〈橄欖樹〉有感	83
〈收藏鄉土的記憶〉——向陽的詩賞析	86

尋找真愛與尊嚴——綠蒂《春天記事》的素描	93
沉潛的和諧——賞析胡爾泰《香格里拉》	103
愛與美的洗禮——評雪飛《歷史進行曲》	113
風迎水樹自悠悠——曾貴海《湖濱沉思》賞析	124
幸福的沉思——讀吳開晉《遊心集》	132
寒泉清音 直響入雲——讀辛鬱〈豹〉〈鷗和日出〉〈風〉	138
寧靜清懷思鄉里——讀陳千武〈外景〉〈木瓜花〉 〈古屋小樓〉〈風箏體驗館〉	144
如歌之徜徉——讀痖弦〈歌〉〈瓶〉	151
肅靜與奇美——讀洛夫〈清明四句〉〈金龍禪寺〉 〈煙之外〉	157
清逸中的靜謐——讀余光中〈星之葬〉〈風鈴〉	163
絕對的真與美——讀愚溪〈月光〉	167
沉雅與靜穆——讀牛漢〈落雪的夜〉〈根〉〈海上蝴蝶〉	172
最輕盈的飛翔——讀鍾鼎文〈風雨黃山行〉〈橋〉〈留言〉	180
葉維廉〈愛與死之歌〉索隱	187
簡潔單純的真實抒寫——淺釋非馬的詩	195
附錄：	
她繞過了冬烘式學院派泥潭——讀林明理的詩評（古遠清）	222

## 附錄：

她繞過了冬烘式學院派泥潭——讀林明理的詩評（古遠清）…222

# 尋找意象與內涵

## ——辛牧在台灣詩壇的意義

2009 年 4 月，一個盛大的喜宴，在台北餐廳裡，與會的詩人與賓客齊聚一堂，我卻看見有一個默然立著的辛牧。這絕非偶然，大概是因辛牧與我潛意識裡氣質與精神上一致。

然而，選擇探究辛牧究竟對台灣詩壇有什麼意義呢？

第一、研究辛牧，是因為他是台灣哲思的、藝術性的意象詩人。他對詩句的駕馭與運用，不僅意象鮮明，遣詞簡潔，且內涵深遠，值得詩界給予客觀地分析而給出科學的總結。

第一次閱讀到〈塚〉這首詩時，我在辛牧身上找到似乎可為詩藝的先驅的期望。他 1943 年出生於台灣宜蘭，年少時代的詩作，就展現了一種張力極端的程度，一種「莊嚴美」的本質，令人不由地浸浴在他恬淡沉思的詩意中。詩人以擅長的一種辯證的思維，大膽地寫出了這樣的極有鋒芒與哲理的詩句：

在月光下發亮的  
喔，母親的乳房

## 我是待哺的嬰兒

—〈塚〉

詩句意象是如此強烈，是一首為愛而詩之作，把母愛在周圍自然保護的溫柔一幕又一幕拓印出來。讓我聯想到母親呵護的朦朧影像，映在嬰兒漫不經心的無邪臉龐，賦予畫面一種平和的安詳。

然而，在充滿了如雨後雲朵虹彩的天空下，呈現的是，人類永恆生命的象徵，一種生命以外的召喚：沒有人能夠在生命中重新來過，死亡就和生命一樣自然，它是我們的本然。這個意象是詩人年輕時詩中的內涵意念，也外延了詩歌與生命的同一。讀著它，彷彿因聽到他的詩心，而頓然悟出來，這就是為什麼我能感受到他的詩藝的奧秘，而奧秘就在於如何掌控創作與藝術空間的關係。

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一首詩更能震撼人心，就像藝術本身即是一種孤獨的體現，然而最可貴的，在於讀者與詩作之間微妙的關係，可激發出超越時空的確認，滋養我們的靈魂與良知。

我認為，1970 年代的辛牧，酷愛冷眼觀察自己的生命，如果你能想像到當時詩人的悲愴之境，對這個天數命定的真實世界去感覺，其實在他早期作品中，無論是詩人以那種孤絕去自由地抒寫心靈，或是對意象形塑的表現手法，都是在反襯生命之無奈。如細細體會，總有一絲絲悵然。

辛牧所處的時代，是台灣現代詩社萌芽的時代，在詩方面，我們須使台灣原來的現代詩變得更新，更現代感；這一點，辛牧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探究他的詩，即便是無形的痕跡，仍將烙印於心。

辛牧對《龍族》用情甚深，當 1976 年「龍族詩社」解散後，

辛牧心灰意冷，整整二十三年，詩人幾乎放棄了寫詩的熱忱，消失於詩壇中。直至 2000 年 6 月，詩人終於衝破了思想的樊籠，以罕見的細膩在現實社會的改變及生命磨難的體驗的兩種力量下，詩人對於人性的披露更有一番深層的澈悟。詩句時而有反諷的精神，時而有露出溫和可愛的表情。他在〈旋轉木馬〉中唱道：

木馬輕快地旋轉著

怎麼才晚了一下  
彷彿已是幾生幾世了

木馬緩緩地旋轉著

在這短短的四行詩中，我們可以讀出「木馬旋轉」連續運用，不但在語言的旋律上給予一種美感，同時，也開創將心中豐富的情感和意象以浪漫式的抒情風格，而產生另一種流力的效果。這表明，詩人已揮別那段沉寂陰霾的歷史，他仍以最淺顯的文字，創作出最深刻的思想，傳達其深層的內涵，使讀者能從各種層次來鑑賞詩作。

2007 年 7 月，他又寫出了這樣的感性的詩句：

掛滿枝頭的風鈴

風呢

—〈蓮霧〉

一聲

二聲

三四聲

知了

—〈聽蟬〉

這兩首詩是辛牧對文字簡潔的極致表現。〈蓮霧〉這首詩創造了他一向「集中焦點」的語言風格的巔峰階段，它的意象是新穎的、豐繁的。只有短短兩句，就把題旨烘托出來；詩人先由視覺著眼，再以描繪聽覺所得，正顯示出他對現代詩的運用是獨特的。詩中融合了動靜，摹繪出南台灣一個寧靜、悶熱的自然小景，卻更令欣賞者悠悠於情景掩映的氛圍中；詩以情感為主，強調內在美感經驗，也就是美學家克羅齊所謂的「外達」（L'estrinsecayione）；整首詩在情感敘事中，已閃耀出詩人智慧的光芒。

另一首〈聽蟬〉，以詩的廣度來說，是相當遼闊的手法；四行字句中襯托出詩人潛沉已久的心靈，已拓展出前所未有的溫柔的諧和與自然的律動。這或許和詩人對生活中已產生一種全新的領悟，而這些具有禪味的詩句，更能增長我們的知覺，提升我們的感受力，進而建築出美的呈現。

在面對詩壇歷史更迭造成創作一片「荒廢」的時候，辛牧強調名與利對一個隨興耕作，不問收穫的人來說，實在是遙不可及的事。這是他的〈問〉，「一沙 / 一世界 / 聚沙成塔 / 群塔插地 / 指天 / 問 / 卜」。他的〈問魚〉，「問魚 / 快樂嗎 / / 魚回我 / 一個泡泡」。還有〈牙膏〉詩中，「/ 從牙膏管中擠出的我 / 在牙刷不

斷的磨擦中／被逐漸的稀釋唾棄」等詩，全是歷史的記憶。而今辛牧的詩風，給人的感受是平靜、寧謐；這已說明詩人已能看顧自己、肯定自我的生命的意義了。

第二、研究辛牧，是由於他是當今台灣真正具有意象派的少數詩人之一，「意象」的表現手法是需要極高的詩的素養，否則易流於文字的推敲或遊戲。就以上介紹辛牧的詩中，常有一種能緊握住瞬間的閃動的意象，這是台灣詩壇上極為特殊的表現。我發現：他把詩與個人意識之間，的確有一個內在的結構，是一種感覺性的詩；往往也能讓讀者認同，這是一種純粹的詩的表現；而意象的呈現，也就構成了外延的意義，這是辛牧的詩的一大特色。

在他身上又有一種不喜矯飾、鑲嵌細工的現代詩精神和運用其沉靜的對現實的批判態度，其早期作品或許是憂鬱的藝術表現，一直到近作昇華到足以加深他的心靈世界的思維的形態。在這段幾近四十年漫長的創作過程內，使他的詩成為我探究的原素。

在 2007 年底出版的《辛牧詩選》，雖距離第一本詩集《散落的樹羽》已逾三十年；真實地記錄了一位詩人從對詩的執著與失落，到沉寂二十三年蛻變以至肯定自我，重新出發的簡短過程，我讀到的是，這樣的一位對我曾自稱詩作很「冷門」的詩人，他在台灣詩壇上存在的意義，不僅在於他在不同年代、不同階段的際遇；而且也體現出在詩人複雜的心靈層面，其作品從失去創作詩的挫折與無奈到尋找靈魂出口的軌跡。這本新書封面背後，辛牧說：

我只是太空中一顆  
有點遠在  
太空望遠鏡的視限之外

我以我自己  
發電發光  
我讓太陽和月亮孤獨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從詩句中，似乎可以看見辛牧内心世界在尋找靈魂出口。在心靈的對流中，已無需過多的表白。我們也曾為築夢而淒涼徘徊，我們也曾為愛而哀戚重傷過。我們再沒有比讀首好詩更能觸動共鳴了。辛牧在誠懇地自我剖白，並對靈魂進行反思後，終於將自己自由意志寄託於「創世紀」主編工作及創作上，這才是詩人的靈魂所在；他已將過去痛苦的靈魂，轉化為一種磊落的襟懷。或者為超越那段空白，他在〈約翰〉中寫下：

約翰從不洗澡  
他總是用香水美化自己

周遭的人都說  
他身上的味道好重

約翰還是不洗澡  
還是喜歡站在風頭

這首詩給人最大的震撼是那一連串的閃動，把讀者推入自我感覺的内心世界。〈約翰〉原意是在寫政治人物；詩人最討厭的人物是笑裡藏刀的政客和披著文化外衣，骨子裡其實是政客的所謂文藝

人士。辛牧在早期和後期的作品中，顯示的不同流合污的與為了尋找自我的真實存在，如果你細細品嚐他的詩，再奇妙地玄思，就會在顧指間神會了。

第三、研究辛牧。還可以對他早期新詩創作與當今作品做一對照，從而發現一個意象派的詩人，是如何被「規範」，又如何被引導走回詩壇這條道路上。

以辛牧沉默的個性、淡泊修養和不喜交際與會，假使沒有過去幾位心靈之交的好友，辛牧也許就此淡出詩壇；但是 90 年代後期詩壇正值風雲變幻的時代，已不允許辛牧去建構自己的象牙塔了。至於 1997 年以後，《創世紀》編輯出版體制與作家管理體制的確立，辛牧在這期間所寫的大多作品，多發表於此；也促使他去努力以赴以適應主編任務的要求，從而使詩風與早期比有了重要的轉變。

如辛牧所言：「我出書其實只是為自己走過的路揚起的塵土留下一麟半爪的紀錄……」，這樣平淡的自我剖析，我以為，正是詩人謙遜不阿的解讀。

當然，研究辛牧的意義，或者說，辛牧對我的啟發，所說的一句話：「有了詩的高度就有人的高度。」透過對辛牧做初步的詩學探索，相信他會對台灣詩壇做出一番貢獻的，僅寄予我的祝福與期待。

— 2009.4.24 完稿 —

(《創世紀》詩雜誌 160 期，2009 秋季號)

# 苦難與甘美

## ——讀莫渝的詩

第一次在高鐵左營車站見到莫渝，短短的二十分鐘會晤，在他身上，看不到孤傲、看不到張揚，十分謙虛，一點也不肆意。之後，他寄來的書，喚起了我對文學的嚮往，喚起我對生命純真的期望。

這裡說的「苦難」與「甘美」，指的是莫渝詩中的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審悲的，執著地對一切引起痛感的描寫或評判；另一個層面是審美的，要向那清遠的靈的境界飛翔，從而蒸餾成藝術，化痛感為美感。這二者看似相反，但在他的詩中，卻有機地組合在一起，且往往能透過審美投射機制，從中激起一種深刻的、有力的力量。

莫渝去年（2008）獲「榮後台灣詩人獎」，並非偶然，這是與他的思想相關。他曾說過：「寫詩以溫情為文學的創作原動力，拓展出感動和批判的兩股方向」；也就是說，他用詩的方式去言說世界，去撫慰人心。

時光滑向 1960 年代後期，年輕時的莫渝善於把戰火的苦難加